

又到中秋

□李艳霞

不疲……

中秋，是收获的季节。田野里、场面上到处是忙碌的身影。金色的阳光，金色的庄稼，金色的土地，草木也变成金色的了，“人间最美是金秋，无尽山河一望收”。忙碌一年的农人谈论着一年的收成，温暖又惬意，新粮下来的第一餐，邻居们总要交流一番，满足又自豪。父亲感念母亲的不易，年年秋天休假，帮忙收割庄稼。我们姐弟能参与的农活有掰玉米和挖土豆，这个时候，往往全家齐上阵。姐姐掰玉米最快，好像多长出几只手，不仅把浑身使劲不甘心的我远远甩在身后，还超越父母好几个身位，最绝的是她还常常帮助临近的我们，忽的一下前进好几步，就像上课的时候，小憩一会，有猛然惊醒后发现什么都没有错过的欣喜，那手速现在想来也是望尘莫及的。舅舅和姥爷割玉米秆，咔咔作响，似乎打着节拍，似乎毫不费力，一刻也不停下，从不叫苦，从不喊累，收获，一定是快乐的。那么，播种，也一定是快乐的，因为播下去的是希望。待玉米够装一车的时候，我和姥姥姥爷就停下来，开始装袋，我负责撑开口袋。那个吱呀吱呀的小驴车，仿佛我童年的摇篮，摇啊摇，直到我离开家乡，还有那头动不动就抛下车子，自己信步回家的浓眉大眼的小毛驴……

刨土豆的时候最惬意，一个“刨”，把庄稼人在地里劳作，土里刨食，靠天吃饭的情景刻画的人木三分，刨土豆的工具叫(zhua)，音抓，字典里没有，我给创造了一个，左右结

构，左边“钅”，右边“爪”，与猪八戒的九齿钉耙类似，齿少几个，粗一些，长一些，间距宽一些，姥爷总让我们离这个工具远一些。中午地里烧土豆，我总是自告奋勇地留下来，陪在姥爷身边，整座山只属于我们爷俩，那天，那云，那山，悠然，安心，踏实。姥爷说高草烧出来的最好吃，可是艾蒿一着火忽的一下就没了，实在折不够，于是，各种树枝混合着泥土的烧土豆焦香，永远萦绕在心底。

成家以后，每到中秋节，必定回老家，公婆在世回婆家，公婆不在回自己父母家。供月是传统项目，仿佛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沧桑的大圆瓷盘，磕了皮儿，磨了面儿。月饼和西瓜是必须有的，其他随意，总是放的满满当当，喜庆且热烈。月亮爷享用之后，我张罗着分饼，家里几个人，就切几块，有人吃，有人不吃，不必勉强，有人珍惜，有人无所谓。想知道，同一块饼，在不同人的口中，可否有相同的滋味？同一个人，这一块的饼与往年相比较，滋味可不同？

时光如水，缓缓流过，记忆的长河里总有特别在意的东西，生长在生命最深处，滋养、呵护着心里纯粹的孩童，来抵御岁月风雨雨的侵袭。纵然烟熏火燎的生活暗淡了清澈的眼眸，纵然一地鸡毛的琐碎搓皱了年轻的面庞，在你心中，可曾还有执着的坚守，热切的期待，不忍的忘却？“在那东山顶上，升起白白的月亮……”东山顶，白月亮，山脚下，那潺潺小溪流过的不正是我小小的村庄？

清平乐·秋感

□师红儒

前时秋赋，此际攒眉处。云淡风平过几许，总使离怀留住。纷纷闲日飞花，沉沉倦眼余霞。错爱少陵章句，苍鬓怕忆天涯。

朔州崇福寺之弥陀殿

□梁峙山

歇山顶上琉璃脊，力士雄姿套兽真。画栋雕梁风格异，参天古树日华新。谁描彩塑供三圣，独把窗花奉一身。跟着悟空游朔邑，方知塞外有门神。

鹧鸪天·登广武明长城

□郭志宏

一似黄龙岭上横，山风习习起秋声。稀疏野菊开空谷，斑驳颓墙望旧城。烽火熄，宇寰清。兴亡故事耳边鸣。时光咫尺穿今古，脚下通途任畅行。

【仙吕·太常引】庆祝教师节

□郝爱雁

春秋冬夏墨描香，卅载育贤良。师道统芬芳，阔远界、全才栋梁。(么)一支粉笔，讲台三尺，德智体传长。解惑释迷茫，勤授业、佳名颂扬。

【正宫·塞鸿秋】赞教师

□解景阳

讲台传业昏晨度，课间且将孩童顾。领航踏向书山路，沿途留有欢声复。揽星一笑迎，戴月深情赴，心滋桃李花开处。

河传·塞上秋雁行

□司红霞

雁聚。南旅。沐清风。俯看满山枫红。忽而金黄浪几重。碧空。留连难舍容。年年序换每来往。所见广。月异日新样。正秋明。丰硕呈。豪情。去传邀客声。

金错刀·走进八月

□刘萍萍

小楼秋，一阶凉。山风连野染橙黄。虫吟石罅声加急，蛙鼓池边调抑扬。田锦绣，雁排行。添杯续宴数痕霜。浓情八月休言慨，雨后篱边赏菊香。

八月中秋说月饼

□杨晓兰

朔州民间，管中秋节不叫中秋节，直接叫八月十五，就像人的小名儿，叫着亲切。

我们小地方人，过日子节俭，过节却向来豪爽大气，尤其在吃的方面，更是不惜本钱，因为老祖宗留下话了：嘴是福口，越吃越有！你看吧，节日市场上人山人海，脚尖儿顶着脚跟儿，大家一边说着“你看！这人们就像不过了”之类的调侃话，一边买买买，肩扛手提，哪个不是满载而归？

在众多的节日食品中，月饼是主角，做月饼，吃月饼，亲朋好友间互送月饼是朔州各区县的风俗。

朔州人管做月饼叫打月饼、烙月饼，也有人叫炉月饼，不管哪种说法，其实都是和做的工艺有关。过去人穷，过节应景，家里做个月饼，把包好馅料的饼坯子放进专用的模具塑型，然后在案板上磕打出来，上锅烙熟，故名“打月饼”“烙月饼”。后来，生活好了，月饼做的多了，得上专门的作坊做，做好了一盘一盘放到烤炉里烤，谓之“炉月饼”。以前，我姥姥家就有一套打月饼的“四件套”模具，小圆模，打的是常规月饼，大圆模打制供月爷的大饼，桃心是打给孩子的，寿星是打给老人的。都是在厚木板上挖出一个凹陷的造型，在内部刻出花纹和图案，再把包了馅儿的饼坯放进模具塑型即可。

八月十五前，这套模具可忙了，一家一家轮着用。后来，人们不在家做月饼了，那套模具变成了玩具，小孩子挖上泥或者雪，按瓷实了，在地上磕打出一排一排的泥月饼和雪月饼，月饼上的花纹依旧凹凸分明。可惜的是，因为没有油的浸润，弃置不用的月饼模子在风耗日晒中变形开裂，直至不知所终。

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乃至本世纪头十年，做月饼仍然是朔州老百姓过节的重头戏。农历七月的下半月，甚至更早一些，城里、乡下，大大小小的月饼作坊开始忙碌了，人们拿着面粉、油、糖以及果脯干果仁儿等配料，纷纷涌向饼房，按先来后到排队等候。张罗一回，少说也做个三二十斤的，豪爽一点的人家，干脆扛五十斤装的一整袋面粉，再配上其他辅料，足足可以做出三百大几小四百个月饼。十五前的那几天，满大街都是热烘烘，香喷喷的月饼味儿，那味道提醒着每个人，就要过八月十五了！马上就要过八月十五了！

随着生活档次的进一步提高，人们对月饼的需求也由量向着质转变。月饼的花样、口味多了，数量却少了——多了吃不了。

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习俗就是“送月饼”，送月饼一般是八月十六正当时。晚辈给长辈送，亲



油画《应县小石口水库》赵世英

戚之间相互送。过去农村养羊，集中起来由羊倌儿放，八月十六早上要给羊倌儿送三五个月饼。我们小时候，也给老师送，不多，也就三五个。定亲了的男方要给女方家送。结婚头一年，娘家人要给女儿送。亲家之间送月饼，那是一件大事，往往是，老早老早就开始向那些过来人打听“行情”了，准女婿给准丈人丈母送月饼，得大气些，这个本钱下得值，搞定这两个人，好处多了。新婚头一年，娘家爹或者兄弟到女儿(姐妹)家送月饼，礼品同样丰厚，这一遭门子出的有讲究，一来探看一下女家的光景，二来显得娘家有人。至于礼品的多寡丰俭体现的是自家的脸面，也是对亲家的尊重和重视程度。现在，人们富裕了，不再为这些事惆怅盘算，反正礼多人不怪，光送月饼有些单调，显然拿不出手，烟酒体现的是档次，

红酒洋气，茶叶高雅，再搭配个三五箱子水果饮料，到时候上了亲家门，小轿车一停，后备箱一开，包装精美的礼品卸下半地，可真是喜庆。老话说：亲家上门，鸡儿头疼(杀鸡招待)，当然了，招待送月饼的准女婿和亲家的规格同样隆重。

至于吃月饼，那就是个意思，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不能敞开来吃，意思意思；现在人们生活那么好了，紧控制慢控制，不是血糖高就是血脂高，吃月饼也是意思意思适可而止。传统节日里的饮食是约定俗成的，虽然常年不缺月饼，但不时不节，月饼充其量只是点心的一种，只有八月十五的月饼才是真正的月饼！不是强词夺理，其中的滋味你懂得。

八月中秋，天上月圆，人间团圆，祝愿天下百姓日子过得像月饼一样圆满香甜！